

高尔基文集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1512.1

012012

1-12

高尔基文集

第十二卷

没用人的一生
忏悔
奥库罗夫镇

1907—1910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本文集根据М. Горьки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омах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和 М. Горький,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изд. «Наука», Москва)选译。

封面设计: 宁成春

高尔基文集(第十二卷)

Gacerji Wenji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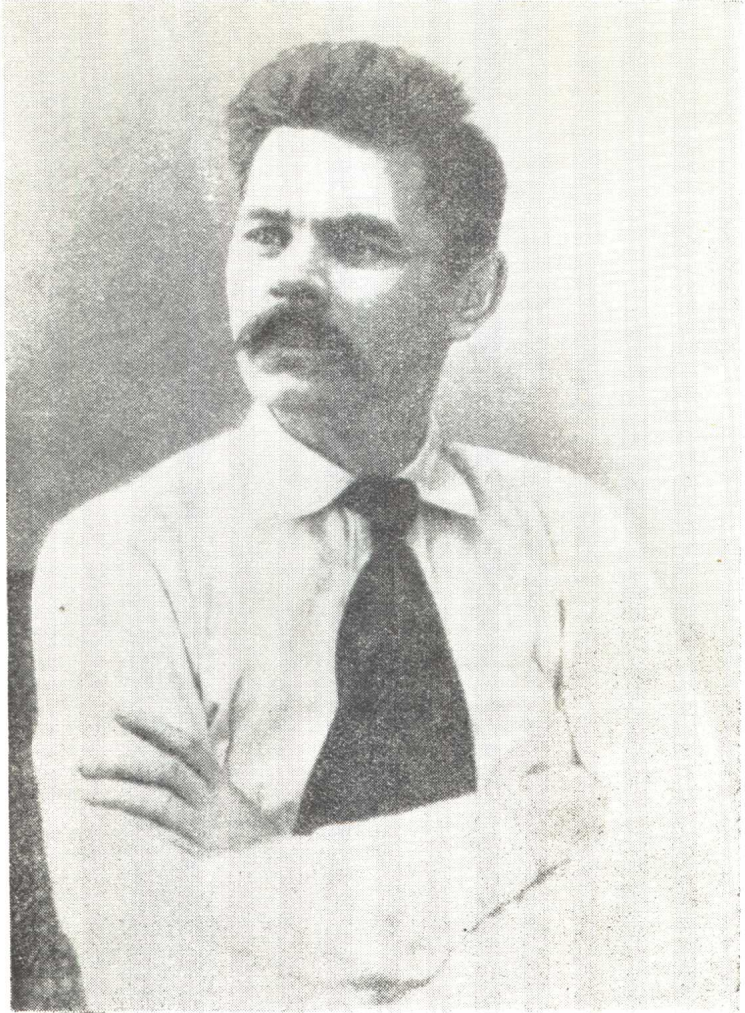
字数 445,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20 插页 3

1984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2,600

书号 10019·3720

定价 2.60 元



阿·马·高尔基

卡普里，一九〇七年——一九〇八年

目 次

没用人的一生.....	1
忏悔	267
奥库罗夫镇	497

67-2007

没用人的一生

夏 衍 译

《没用人的一生》写于一九〇七至一九〇八年之间，最初于一九〇八年六月在柏林以《多余人的一生》为书名出版单行本。同年在彼得堡出版的《“知识”社一九〇八年文集》第二十四辑中刊载小说的前面一部分(约三分之一)后，即遭到沙皇书报检查机关的阻挠而被腰斩，直到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在近十年期间，均未能在俄国出版单行本。

高尔基写这部作品的时候，俄国革命正处于低潮时期，盛行一时的颓废派文学歌颂变节行为，赞美死亡，影响恶劣。作者以巨大的艺术力量回击他们，通过这部作品的人物形象——叛徒和自杀者——来揭穿他们这种“崇拜”的本质。

本书是译者一九三五年根据日本改造社出版的上野进日译本《高尔基全集》第八卷翻译的，译出后，又根据东京共生阁出版的松崎启次日译本及英译本校订过，一九三六年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初版书名是《奸细》，译者署名“秦炳著”。解放后，曾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根据俄文版《高尔基三十卷集》第八卷校订后出版，书名是《没用人的一生》。

我社于一九五九年收入《高尔基选集》和这次收入《高尔基文集》，均又根据俄文版《高尔基三十卷集》第八卷作了一些修改。

叶夫赛·克林科夫四岁的时候，他父亲就被山林管理人用枪打死了。满七岁的时候，他母亲死了。他的母亲是正在收割的时候，在田里突然死掉的。因为这种死法太奇突，所以叶夫赛看见她的尸体，也不觉得害怕。

铁匠彼得伯父将手放在孩子的头上，说：

“怎么办？”

叶夫赛的妈妈躺在长凳上，叶夫赛向放着长凳的那个角落瞥了一眼，低声回答说：

“我不知道……”

铁匠用衬衫袖子揩干脸上的汗，沉默了好久，然后将侄儿轻轻推开。

“唉，你，这个小老头……”

从此之后，大家就管这孩子叫做“小老头”。这个称呼是和他相称的，因为他的个子比一般同样年纪的孩子矮小，他的行动迟缓，嗓音尖细。在他瘦瘦的脸上，无精打采地竖立着鸟嘴一样的鼻子，毫无神采的圆眼睛胆怯地眨动，稀疏的黄头发长成漩儿。在学校里，同学们取笑他，打他，因为他那副猫头鹰般的脸孔，不知道为什么使健康而活泼的孩子们看了生气。他躲开孩子们，总是孤独无伴地坐在阴暗的地方、墙角下或洼坑里。藏在这些地方，使别人不注意他，他小心翼翼地蜷缩着，睁大圆眼睛，一眨

也不眨地望着人们。当眼睛疲倦的时候，他闭上眼睛，象瞎子似地久久地坐着，轻轻摇晃瘦弱的身体。在伯父家里，他也极力使别人不注意他，但在这儿，这是很难办到的，因为每逢中饭和晚饭的时候，他不得不和大家在一起。他伯父的小儿子亚科夫，长得胖胖的，气色很好，每当他坐上食桌的时候，亚科夫总是想方设法欺负他或者使他发笑，装鬼脸，伸舌头，在桌子下面踢他或捏他。要使叶夫赛发笑的企图没有得到成功。但是，他常常疼得发抖，黄的脸变青，两眼瞪大，手里的调羹也抖动起来。

“你怎么啦，小老头？”彼得伯父问。

“亚什卡^①捏我，”这个孩子以平稳的声音，毫无怨意地说明理由。

如果彼得伯父打亚什卡的后脑勺或者揪他的头发，阿加菲娅伯母便撅起嘴巴，气愤愤地嚷：

“啐！说谎……”

事后，亚什卡在什么地方找到他，长时间地、拚命地打他一顿。叶夫赛认为挨打是不可避免的，也知道告亚什卡的状是不合算的，因为假使彼得伯父打了儿子，那么阿加菲娅伯母一定会加倍地在侄儿身上报复，而她比亚什卡打得更疼。所以每逢叶夫赛看出亚什卡要开始打他的时候，这个“小老头”便倒在地上，尽可能将身体紧紧地缩成一团，将膝盖蜷到肚子上，用两手抱住脸和头，默不作声地用身体侧面和背脊去承受堂弟的拳头。但每次，他愈是忍耐地忍受殴打，亚什卡就愈是生气，有时候，亚什卡甚至会哭出来，一面踢着堂兄的身体，一面喊：

“可恶的木虱子！喊呀！”

① 亚科夫的小称。

有一次，叶夫赛拾了一块马蹄铁，将它送给亚什卡，因为即使不送给他，他也会夺走它的。亚什卡得了礼物之后，心软起来，问：

“方才我打你打痛了吧？”

“痛！”叶夫赛回答。

亚什卡想了一想，搔搔头，说：

“嗯，不要紧，会好的。”

他走开了，但是，他的这一句话使叶夫赛有点感动，他抱着希望，低声重复了一句：

“慢慢会好的……”

叶夫赛曾经看见过女香客用荨麻揉擦她走累了脚，有一次他也用荨麻擦了一下被亚什卡痛毆的腰部，果然觉得荨麻大大减轻了腰部疼痛。从此，每逢被打以后，他使用任何人都喜欢的这种刺人的植物的毛茸茸的叶子认真地揉擦被打伤的地方。

他的功课很坏，因为他总是满怀着被毆打的恐惧心来上学，备受欺负后回家。他掩饰不了唯恐被欺负的神气，这又引起大家想多打“小老头”几拳的不可克制的念头。

叶夫赛有一副中音的嗓子，老师将他编入教堂合唱队里。他在家里的时间减少了一些，但是，由于练习合唱，和同学们接触的机会却增加了，这些同学打他也不亚于亚什卡。

他喜欢那古老的木造教堂，教堂里有许多阴暗的小屋，他非常想进去看看这些舒适、温暖、安静的小屋。他暗暗地期待着：在一个小屋里能有一种异常的、美好的东西，它拥抱他，亲热地抚爱他，讲些故事给他听，正象他母亲所做过的那样。圣像由于长年受到烟熏而变成黑色，但是，所有圣徒的仁慈而严肃的容貌

都象他彼得伯父的大胡子的黑脸一样。

在教堂的门廊里，有一幅描绘一个圣徒抓住一个恶魔在殴打的图画。圣徒的皮色油黑，身材很高，浑身青筋，胳膊很长；恶魔是红脸，身材瘦小，象一只小山羊。起初，叶夫赛没有看恶魔，甚至想要吐他一口唾沫，但是后来觉得这个不幸的小恶魔很可怜，在身边没人的时候，他用手轻轻地抚弄那小恶魔的由于恐惧和疼痛而变歪了的山羊嘴脸。

这样，在孩子的心里第一次产生了同情心。

他喜欢教堂的另一个理由，就是因为无论怎样的人，甚至出名的爱吵爱闹的人，一到这里来，都变得肃静和老实。

叶夫赛害怕响亮的说话声，一看见激怒的面孔，一听见叫嚷的声音，他便逃跑并躲藏起来，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有过这么一回事：有一天——赶集的日子——他看见几个农夫起初高声地讲话，后来开始吵嚷起来，互相扭打，再过一会，其中一个拿起一根木桩，举起来打别人。那时候，只听得有可怕的怒吼和尖叫的声音，许多人都跑开了，“小老头”被人一推，脸朝下地摔在水洼里面。当他爬起来的时候，他看见一个脸上淌着鲜血的大个子农夫挥着两手向他赶来，模样可怕极了，叶夫赛尖叫了一声，就象跌进黑坑里去似地晕过去了。得往他的脸上泼些冷水，他才能苏醒过来。

他还怕酒鬼。这是因为母亲对他说过，恶魔住在酒鬼肚子里的缘故。“小老头”觉得这恶魔身上有刺猬一样的尖刺，身上象蛤蟆似的湿滑，身体是棕红色的，眼睛是绿色的。它会钻进人们的肚子，在那里乱闹，因而使人们发疯发狂。

教堂里面还有许多合意的事情。除了和平、安静和温柔的朦胧昏暗而外，歌唱也使叶夫赛欢喜。当他不用乐谱唱歌的时

候，他总是紧紧地闭着眼睛，把自己的歌声融合在整个声浪里面，一点也听不出自己的歌声，他便觉得把自己很愉快地完全隐藏到某个地方，好象进入香甜的梦乡一样。在这种似睡非睡的状态里，他总是感觉他已经脱离现实生活，接近了亲切而和平的另一个世界。

他心里产生一种梦想，有一次，他对伯父说过这样的话：

“人能不能什么地方都可以去，而且自己能看见别人，别人却看不见自己？”

“象隐身人那样？”铁匠问。

想了一下后，他答道：

“应该说，这件事办不到。”

自从全村庄的人们将叶夫赛叫做“小老头”之后，彼得伯父便将他叫做“没爷娘的”了。这位铁匠完全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人物，他喝醉了也不令人感到可怕，他只是把帽子从头上摘下来，在街头闲走，并挥动着帽子，用响亮而凄凉的嗓音唱着歌，微笑着，摇着头，眼睛里流着比清醒时更多的眼泪。叶夫赛觉得伯父是村里最聪明和最善良的人，无论什么事情都可以同他谈；他常常含着微笑，但是几乎从来没有大笑过，他说话不忙不急，镇静而严肃。在铁匠作坊里的时候，他有时仿佛不注意或忘记了侄儿的存在，而自言自语起来，叶夫赛特别喜欢他这样做。当他自言自语的时候，他总象在和一个人争论、或训诫一个人。

“你这讨厌的，”他既不象生气、又不高声地说，“贪吃的狗嘴！难道我不干活吗？你看，眼睛都干了，快要瞎了，还要怎么样？你这倒楣的苦命生活，没有光彩，没有快乐……”

伯父好象在编歌似的。叶夫赛以为铁匠看得见同他说话的人。

有一次他问：

“您和谁说话呀？”

“我和谁说话？”铁匠连看也不看他一眼地重复了一句，然后微笑着回答：“和我自己瞎说呗……”

但是，叶夫赛很少有机会同伯父谈话，作坊里面总有外来的闲人，而且，象陀螺一样圆的亚什卡常在这里面转来转去，他的响亮喊叫声压倒铁锤的打铁声和火炉里煤块的爆裂声。每逢亚什卡在里面的时候，叶夫赛是不敢去找伯父的。

作坊在一处不深的溪谷的尽头。每逢春夏或秋天，叶夫赛总是在这个溪谷间的杨柳林里面消闲。溪谷象教堂一样宁静，小鸟叽叽喳喳地啁啾着，蜜蜂和野蜂发出嗡嗡的声音。他坐在那里，紧闭着眼睛，摇着身体，想这个想那个，或者一边倾听着作坊里的声音，一边在树林里面散步，当他觉得伯父一个人在那里的时候，他便跑了进去。

“没爷娘的，怎么了？”铁匠眯着他那被眼泪所湿润的眼睛，招呼他。

有一次，叶夫赛问铁匠说：

“魔鬼在夜里常进教堂吗？”

铁匠想了一下之后回答：

“他为什么不进去呢？不论什么地方，他都能爬进去——他很容易……”

孩子略微耸起肩膀，用睁圆了的眼睛好奇地望了一下作坊里的阴暗角落。

“用不着怕魔鬼，魔鬼算得什么！”伯父说。

叶夫赛吁了一口气，低声回答说：

“我不害怕……”

“他们不会害你的！”铁匠用他黑黑的手指揩了揩两只眼睛，自信地这样解释。于是叶夫赛问：

“上帝怎么样？”

“上帝怎么？”

“上帝为什么让魔鬼进教堂里去呢？”

“这和上帝有什么关系？上帝又不是给教堂看门的……”

“他不是住在教堂里吗？”

“你是说上帝吗？跟他有什么关系！没爷娘的，上帝是无所不在的。教堂是为人而造的……”

“可是人为什么活着呢？”

“人，他们也许是……总而言之，为了做各种各样的事啊！没有人是什么都办不成的，对不对……”

“人是上帝而活着的吗？”

铁匠斜着眼看他的侄儿，过了一会，才回答说：

“当然……”

说完这句话之后，他在围裙上指了指手，望着炉火，又说：

“没爷娘的，这些事情我不大懂……你去问问先生好了。要不然，问神父……”

叶夫赛用衬衫袖子揩了揩鼻子，回答：

“我怕他们……”

“你最好不要谈这些！”彼得伯父严肃地劝他，“你还小。你要好好地玩，弄得肥胖胖地……要生活一定要健康，假使身体不壮，那就不能做工，那就根本不能活下去，这才是要懂得的道理……至于上帝需要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他沉默了，眼睛还看着炉火，想了一下后，以严肃的态度，断断续续地说：

“从一方面说来，我什么都不知道，从另一方面说来，我什么都不了解！俗语说得好：‘什么都是聪明创造出来的’……”

他四面望了一下作坊里面，对站在墙角的侄儿说：

“还缩在那里干什么？跟你说，去玩吧……”

当叶夫赛怯生生地出去时，铁匠在他背后补充一句说：

“火花飞进眼里，你就会变成独眼龙。谁要独眼龙呢？”

母亲活着的时候，曾向叶夫赛讲过几个故事。她在隆冬的晚上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暴风雪吹击茅屋的墙壁，掠过屋顶，好象寻找什么东西似地摸索着一切，吹进烟囱，在那里发出了各种各样悲凄的怒号声。母亲用微弱而催人入睡的声调讲故事，她的声音有时中断，有时混乱，她常将同样的话重复好几遍，孩子觉得她所讲的这些东西，是她在黑暗里面都看得见的——只不过看得不很清楚。

彼得伯父的话使叶夫赛想起了母亲所讲的故事；这位铁匠也一定是在炉火里面看见魔鬼、上帝和一切可怕的人间生活吧，他常常流泪，大约就是这个缘故吧。叶夫赛听了他所说的话，很容易把它记住。这些话使他的心由于期待而十分激动，他心里的希望越来越坚定：能有一天看到不象村里的酒鬼、泼妇、爱喧嚷的孩子们的生活，而看到象教堂里举行祈祷仪式时那种和善而严肃的生活。

铁匠作坊隔壁，有一个叫做丹娘的瞎眼小姑娘。叶夫赛和她很要好，常领着她在村中散步，小心地扶她下溪谷里去，他不安地瞪着水汪汪的眼睛，用极低的声音谈话。这两个孩子的友好，全村人都知道，大家都感到高兴。但是，有一天，瞎姑娘的母亲跑到彼得伯父那里来告状说：叶夫赛向丹娘说了许多吓人的话，因此这个小姑娘现在吓得不敢独自呆在一个地方，总是哭，

不能好好地睡，睡下去就着魔，跳起身来大喊大叫。

“他对她说了些什么，我弄不清楚，但是她总是说关于魔鬼的话，并且说天空是黑的，有些小孔，从小孔看得见火焰，许多妖怪在火里翻筋斗，跟人开玩笑。怎么可以对小孩子讲这些话呢？”

“过来！”彼得伯父喊侄儿。

当叶夫赛从墙角里面悄悄地出来以后，伯父将重而硬的手放在他的头上，问：

“你说了那些话么？”

“我说了。”

“为什么？”

“我不知道……”

铁匠把孩子的头推了一下，不放开手，注视着他的眼睛，严肃地说：

“难道天空是黑的吗？”

叶夫赛低声说：

“她是看不见天空的，那么天空会是什么颜色呢？……”

“谁看不见？”

“丹娘……”

“对啦！”铁匠说，想了一下之后又问：“那么黑的火呢？你为什么这样瞎编？”

孩子垂下眼皮，不吱声了。

“孩子，说吧，人家不会打你的！你为什么和她说这些，嗯？”

“我可怜她，”叶夫赛用耳语般的低声回答。

铁匠将他轻轻地推开，说：

“你从此之后不准再和她讲话，听见了吗？永远不准。布拉

斯科维娅大婶，您别生气了！我们不让他们交朋友吧！”

“应该揍他几下！”瞎姑娘的母亲说。“我的孩子很老实，从来不麻烦人，现在呢，我们一刻也不能离开她……”

布拉斯科维娅回去之后，铁匠默默地抓住叶夫赛的手，把他带到院子里去，问：

“现在你好好地说出来，你为什么要恐吓那个小姑娘？”

伯父的声音虽然不高，但是严厉。叶夫赛害怕起来，他赶快结结巴巴地开始替自己辩护：

“我并没有吓唬她，事情很简单，她总是向我诉苦，说：‘我看见的全是黑的，可你什么都看得见……’为了使她不要羡慕我，我就对她说一切都是黑的……我根本没有吓唬她……”

他觉得自己委屈，呜咽起来，彼得伯父轻声笑了。

“傻瓜！你想一想，她是三年之前才瞎的，她不是天生的瞎子，是出痘子后才瞎的。所以，她能够想起还没有瞎的时候见到的一切东西。你真傻！”

“我不傻，她很相信我的话呢！”叶夫赛一面揩着眼泪，一面这样反驳。

“好了。可是以后不要再和她玩。……听明白了吗？”

“不玩了……”

“你为什么哭？不过，这也倒不错，让别人以为我打了你。”

铁匠碰了一下叶夫赛的肩膀，带笑地加上一句：

“我和你都是骗子手……”

这时孩子将头顶住了伯父的腰部，用颤抖的声音问：

“为什么大家都欺负我？”

“我也不知道，没爷娘的！”伯父想了一下，这样回答。

总受欺负，使这个孩子产生了一种辛酸的自慰感，他心里已